

中共對泰國軍售之探討

羅石圃

最近中共以大批坦克、大砲售予泰國，其價格之低，已到了近乎贈予的程度——（T六九）型坦克，只有市價十分之一，而且屬十年分期付款，且承諾以最快速度交貨，採此優惠條件的中共，意圖何在？確實值得吾人深入多方探討。

（一）軍火交易的經緯

中共同意以低廉價格售予泰國武器，早在兩年之前即已提出，當時泰國陸軍總司令阿迪將軍未決定承購，至今年一月中旬，中共總參謀長楊得志訪泰，會晤接替阿迪的新陸總昭華利及其他將領時，再度提及此事，北平官方對此事毫不掩飾，且大肆宣傳，使人相信中共有意將武器向泰國促銷，至泰國陸軍副參謀長蘇清達中將，於三月七日接見曼谷郵報記者訪問時透露：泰國採購中共生產的五十—六十輛中型（T六九）型坦克，足夠成立一個新的坦克營，不過其他消息來源指出，實際新購的坦克數字並不止此數，可能超過一百輛，且可能包括數量不明的（一三〇釐米）大砲在內，總值當在七千七百萬美元以上，交易數字相當可觀。^①

就泰國的觀點而言，為何捨棄一向使用美國武器的傳統，居然轉向北平購買武器？顯然是爲了在反霸陣線上，站在共同反擊蘇越侵棉陳兵泰邊的共同立場。有蘇聯軍援的越軍，目前尚有約十四萬人之譜，陳兵在棉泰邊境，且不時侵入泰國東北邊陲，其阿侖亞普瑞平原，乃兵家必爭之地，作戰時使用坦克頗爲適宜，砲兵亦可在此一戰場發揮威力，泰軍在過去幾年對侵棉越軍的旱季攻勢無法阻禦其侵入泰境，便是苦於敵人挾蘇援坦克及大砲攻勢的凌厲。

T六九型坦克，是中共仿效蘇聯製T五四型坦克改良而來，泰軍對其性能雖尚無充分了解，但對中共兩年前贈予泰國的一三

註① 星島日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七年三月廿三日，四版。

○釐米大砲十八門，其表現則非常驚異，中共贈泰的大砲，是在上年九、十月間，當布蘭姆省山地，與侵棉越軍發生衝突時，首度獲得肯定，據可靠消息來源指出：在最現代化的AN/TPO—三六反砲兵雷達的協助下，中共的大砲，直接命中四個連的越軍陣地，使鄰近的越軍十一個連都被震懾得只好停止射擊。中共以最低價格對泰軍售，早在兩年前，既已提出，不過當時的泰國陸總阿迪，並未應允承購，至今年一月中旬楊得志訪泰，舊事重提，始獲得新任陸總昭華利及其他將領允諾承購，使中共蓄意已久的向「東協」國家軍售，得以第一次成交。^②

除此而外，泰國空軍司令普拉帆曾表示：泰國空軍可能考慮採購中共生產的（三七釐米）防空砲，因為無論從價格與性能着眼，都非常合算，正可以取代目前在泰國中部與東北部各個空軍基地的舊式高射砲，不過泰國空軍却拒絕中共所推銷的F—七戰鬥機，原因是空軍希望繼續向美採購戰機，俾免後勤與維護發生困難。現役F—15E戰機，加上明年下半年購自美國的F—16戰機到達後，泰國空軍的戰力當可獲得大幅加強。^③

在此同時，泰國也繼續向美採購較精密的武器，如果美國國會同意，泰國陸軍將獲得總值四千七百萬美元的四十輛M四十八A五型坦克，但由於泰國國防預算已凍結，使陸軍方面在別無選擇的情形下，只有接納中共廉價推銷的武器。^④

（二）泰國在反霸陣線上位居要衝

當越南挾蘇援軍侵入高棉之初，以雷霆萬鈞之勢有如破竹，於攻佔金邊後，立即對赤棉餘衆追奔逐北，除佔據全棉各大城鎮而外，使泰國東北領土變成虎口邊緣，「東協」國家亦有累卵之危。「東協」雖拒絕接納河內的和談號召，呼籲侵棉越軍必須全部撤離，固然是受到華府的從中鼓舞，但在會後不得不推派代表造訪美國面商抗禦的對策問題，而代表「東協」赴美，正是泰國當時的國務總理克利安薩，至其面臨美國總統卡特許諾——美國及其盟邦將全力支持「東協」對高棉問題的立場，且透露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鄧小平，將對此另有對付的腹案。^⑤

繼後鄧某訪美回平，行裝甫卸，立即有中共揮動重兵分爲五路進攻越北，造成河內腹背受敵，首尾不能相應，這使「東協」國家在士氣民心無不大加振奮，已排除骨牌理論一張張被推倒之憂。尤其是與高棉唇齒相依的泰國，因此斷定侵棉越軍不敢繼續

註② 「廉售軍火買友誼」，時報新聞週刊，三月十六日。

註③ 星島日報，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，二版。

註④ 同註②。

註⑤ 羅石圃，「一年來一九七九年東南亞情勢變化的總結」，問題與研究，第十九卷第四期，民國六十九年一月，第二四—三二頁。

南侵；中共乘攻越之戰，向「東協」國家伸出友誼之手，推銷反霸統戰，強調反擊蘇聯大霸，必先打擊小霸越南。在「東協」成員國之中，最熱烈主張與北平聯手反霸的，乃以泰國爲先。於是曼谷不僅與其伙伴國加入北平推行的反霸陣線，且允許中共假道援助赤棉。

赤棉政權於退出金邊後，其所以能在棉泰邊陲山地重整師干，建立抗越基地，泰國讓中共假道支援居功最大，不過泰國及其「東協」伙伴國也早有顧慮，唯恐中共將於赤棉政權重新統治高棉後，又以棉境作爲支援「東協」各國共黨叛亂的基地，造成與北平聯手反霸，乃爲引虎拒狼，繼後由新總理李光耀代表「東協」表明：假如北平不能約制赤棉開放政權，容納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加入，則在「聯合國」保持「民主高棉」政府席位，「東協」亦將無能爲力，於是具有棉人三邊聯合政府的出現。^⑥

其實泰國在允許中共假道援助赤棉重整師干之前，即已積極支援非共棉人勢力壯大，實際上這批義軍，最先乃屬反共志士所組成，與赤棉政權對敵。至越軍侵佔高棉領土，赤棉政權已被推翻，遂轉而矢志抗越，所有分屬宋山或施亞努旗下的義軍，大都是獲得泰方的支持而來，美國及「東協」其他國家，亦在暗中予以支助。泰國的傳統政策，一向是以外交代替國防——聯合友邦或友軍阻敵人於國境之外，其伙同「東協」國家與中共聯手反霸，於假道中共支援赤棉重整抗越師干的同時，又支援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壯大，此不僅於防阻越蘇進犯，且含有防堵北平及赤棉與其反目成讎的深心，可謂在界外設置了一層層的屏障。^⑦

(三)曼谷對北平的失望

侵棉越軍每逢雨季過後，即發動旱季攻勢，由於棉人抗越軍，其基地都設在棉泰邊境的山區，甚至以泰境山區爲其後方，泰軍在此際亦以防邊而堵截越軍犯界，棉人抗越軍遂得到泰軍庇護，以致越軍無法將其掃穴犁庭，繼後侵棉越軍所展開的旱季攻勢，對泰國東北邊陲則無分楚河漢界，公然攻入泰境，中共雖一再揚言：面對泰國遭到侵略，北平斷不坐視，必將奮起應援，對越南不會放棄再予「教訓」的權利。很顯然，中共揮動廿萬重兵攻入越北，經過激烈戰鬥，於攻下諒山後，雖已自動撤回，但所有部隊，均仍陳列於中越邊境，其再攻越，即可朝發夕至。

不過每逢侵棉越軍展開旱季攻勢，迫使泰軍忙於防堵其犯境時，中共陳列於越北的部隊亦將戰局升高，但只有宣傳戰的渲染，以及砲兵的轟擊，並不能牽制越軍向泰境的凌厲進攻，尤其是一九八三年的越軍旱季攻勢，無視於楚河漢界，逕自向泰國追擊棉人抗越軍。中共陳列於越邊的部隊雖升高了戰爭氣氛，在臨近越邊的滇桂各地不許外國記者進入，不料美國國際先鋒論壇報（

註⑥ 羅石圃，「中共在東南亞反霸統戰的評估」，問題與研究，第十八卷第九期，民國六十八年六月，第二〇—二八頁。

註⑦ 同註⑥。

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) , 正於此際刊載駐河內兩名外交官赴諒山旅遊，眼見此一中越戰爭的戰略要地，毫無備戰氣氛，不僅鄉民入市交易如常，防軍之中且有官兵彈著吉他消閒，顯示由中蘇共和談發展而來的中越共暗中接觸，已達成某種諒解的傳聞，並非空穴來風。^⑧

此一期間，泰國軍方已出現少壯派，認為棉戰乃起自中越共之爭，其熱戰場應在中越邊境，至於何以形成泰棉邊境聲鼓喧天，乃由於曼谷惹火上身所致，當時泰國大選後成立新國會與聯合政府，其內閣副總理比猜亦表明：泰越貿易關係應予重開，繼後前總理克利安薩，乃以國會外委會主席身份，率團訪問河內，曾與范文同洽談溝通，「東協」在反霸陣線最熱衷於與中共聯手的泰國，其立場既有此轉變的醞釀，其他成員國如印尼、馬來西亞，更與北平拉遠了距離而與越南接近。自印尼武裝部隊司令穆達尼訪越後，兩國戰略研究機構即合作研究「東南亞安全戰略問題」，且一致認定此一區域面臨的最大威脅，乃為中共，繼後印尼與大馬，都同聲反對美國界予中共軍售，且聲稱支助中共軍力強大，無異助長東南亞潛在的敵人。^⑨

（四）中共向「東協」伸展的經貿路線別有用心

中共所推行的反霸陣線，與其聯手的「東協」，早已出現了裂痕，至泰國標榜願與河內重開經貿關係，並由前總理克利安薩以國會外委會主席身份率團訪越，且聲稱對棉戰將站在中立立場，即使反霸陣線已有解體之危，為挽救此項危機，於是鄧小平宣佈開放中國大陸沿海都市，歡迎外人投入科技資金及貿易往來。針對此一時期國際經濟陷入低潮，造成多年來經濟一片繁榮的「東協」國家，遭受到美歐各國保護主義的打擊，使生產的成品，在國際市場滯銷，不得不到處尋求開闢新的市場，對北平所宣佈的開放沿海城市。並強調擁有十億以上人口的中國大陸，乃為世界最龐大的市場，遂引起了以華人佔經貿重要地位的「東協」國家，大都熱衷於開拓中國大陸市場。

北平為彌補反霸陣線在「東協」出現的裂痕，從而伸展經貿路線，對此最先歡迎的，乃為新加坡，其關鍵地位，有如在反霸陣線的泰國。由於當時新方的經貿成長將近降到谷底，使經貿界不得不沉醉於開拓龐大的中國大陸新市場。一九八五年三四月間，新方商會組團訪問中國大陸，簽訂了建設旅館與香煙廠等協定，且表明新商將向中國大陸擴大投資，繼後大馬當時的外長加沙里，亦率領經貿人員訪平，決定以官民合作方式，參加北平「世貿中心」等數項建設計劃，連堅決不與中國大陸往來的印尼，亦

註⑧ 國際先鋒論壇報（美國），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二日。

註⑨ 聯合報（臺北），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，一版。

有經貿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，從而形成了與中共經貿往來的熱潮。尤其是新加坡與中共的貿易額逐年激增。^⑩

很顯然，中共向「東協」伸展的經貿路線，乃具有醉翁之意，基本目標，端在彌縫反霸陣線所出現的裂痕，對籠絡泰國而言，實屬首要。然而中共與泰國的經貿關係：從一九七五年，雙方的貿易總額為二千一百萬美元，至一九八〇年，達四億五千一百萬美元，增加了廿倍以上。於經貿路線伸展後，雙方的貿易總額不升反降，如一九八五—八六年，其貿易總額，始終徘徊於三億美元上下，據了解：自一九七五至八五年的十年期間：中共與泰國的貿易情況是——中共有六年順差，四年逆差，迨八六年第一季中共從泰國進口值為四千七百一十二萬美元；對泰國的出口值，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美元，中共是逆差，據有關人士估計：中共與泰全年貿易，北平仍將處於逆差。

關於雙方經濟合作方面，從八〇年起，泰國企業家到中國大陸投資從事合資經營、合作生產、承包工程以及技術服務、勞務出口等，雖已開其端，但比諸新、馬等國，則遠落其後。至於中共在泰國的投資情形，自八〇年以來，中共在泰國共建立了十二家合資、合營企業，另有廿五家亦在洽商中，共簽訂了四十六項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合同，總金額為二億零三百萬美元。泰國企業家在中共經濟特區和內地各省市，投資興辦了一些企業，有飼料廠、摩托車廠、玻璃廠、地毯廠、油漆廠、養雞場、旅館等，總投資額近一億美元。顯示以華人為主體的泰國企業界，並不熱衷於爭取大陸市場。雖於一九八六年四月間，北平邀請泰國華人工商界，考察珠海環境，俾便爭取投資，其結果並不如理想。^⑪

(五) 如何使泰國軍方進入牢籠

對民主國家的外交，須以爭取民意為主，在此工商企業發展的當前，開拓經貿關係，即可迎合民心。此即中共向「東協」國家伸展經貿以彌補反霸陣線裂痕的來由。至在泰國嚐試到經貿關係，無助於反霸陣線重整旗鼓後，始認清此一佛教王國，軍政府雖已被民主學潮推翻，惟繼後的多黨聯合內閣，迄不能不以軍人擔任閣揆，乃恍於唯恐軍人又以政變奪權，可見軍方在泰國，始終為擎天一柱。擒賊擒王，為爭取泰國與其聯手反霸而不致脫幅離心，爭取工商企業界，遠不如取得軍方的歸心。

誠然，泰國軍方面臨侵棉越軍的侵略威脅，且不時突破楚河漢界而侵犯泰疆，其所以決然加入反霸陣線，不惜與北平化敵為友，乃寄望於中共以其陳列於越北邊緣的重兵再攻入越南以對泰國應援，無奈中共若將戰局升高，戰費浩繁的擔負沉重，將耗盡

註⑩ 羅石圖，「當前中共對「東協」國家的外策及其由來」，問題與研究，第廿四卷第九期，民國七十四年六月，第六三一—七一頁。

註⑪ 陳仲賢撰，「中泰經貿關係邁新步」，華僑日報（香港），一九八六年九月六日，二版專欄。

「四化」政策的資金，所以面對泰國遭到侵棉越軍的進犯，只能以砲轟越北和再教訓河內的空言，無法實踐楊得志以總參謀長身份，歷次訪泰斷不坐視泰國遭到侵略的諾言。^⑫所謂雙方的軍事合作，畀予軍火援助，應屬軍事合作之一環。環顧泰國三軍之中，乃以陸軍為主幹，歷次政變奪得政權者，都是統率陸軍的軍頭。所以中共對泰軍的軍援，即以陸軍為先。

兩年前贈予泰方的十八門大砲，經過泰軍的使用，於命中越軍四個砲兵連的陣地後，迫使鄰近的越軍十個連，都震懾得只好停止射擊，^⑬便已爭取到了泰國軍方的友好之情，也是為其向泰方促銷軍火的鋪路工作。最近幾年，受邀訪問北平的泰軍代表團，非常頻繁，除參觀中共武裝部隊演習作戰及各類武器使用外，且及於兵工廠製造過程的參觀。遂引起了泰國軍方向其購買軍火的要求，此次中共與泰國的交易，乃以北平為主動，從楊得志於今年元月訪泰，再有中共堅決支援泰國反侵略的聲明，當他離去後不到一週，泰政府憲報即發表一份聲明說：「只要沒有附帶條件，泰國願意接受中共的防衛武器援助」，顯示此乃楊某代表中共向泰方提出的。^⑭

至於繼後為何使援助武器變為軍火交易？可能是泰方由於有顧慮而使然——一方面由一向仰賴美歐武器轉而接納中共的軍援，會引起西方盟邦及「東協」伙伴國的不滿；另一方面又恐造成國會反對黨議員的抨擊口實，因而出現了以十分之一的價購及十年期限分期付款。這從泰國為此而向「東協」提出簡報，在並沒有遭到伙伴國反對後，始與中共的軍火交易成交，^⑮即可窺知曼谷為何不能接納北平的武器軍援，改為象徵式的軍火交易。其實在中共為爭取泰國軍方的感情而言，已經達到了目的。

(六) 中共對泰軍售不單純在推銷軍火

中共近年來向第三世界推銷軍火，可說已竭盡所能，對伊朗的軍售，已遭到美國的公開譴責，它仍然無視於兩伊戰火的升高，軍售如故，對泰國的軍售，是否含有向「東協」國家兜售軍火以泰國為橋樑的居心？由於「東協」成員國如印尼、大馬，都認為中共製造武器向外銷售，用以增加外匯收入，此不僅可以使國防現代化，且「四化」都可藉此達成要求，對東南亞威脅更大，自不會接納北平的軍售而養虎貽害本身。何況印尼當年由於三軍都接受過蘇援，至蘇哈托反共政府成立，其所以不敢與蘇聯翻臉，乃鑒於三軍裝備武器，其保養零件都必須仰賴莫斯科而使然，以致印尼前副總統馬力克在外交部長期間，於決定三軍改購西方

註⑫ 同註⑥。

註⑬ 同註②。

註⑭ 星島日報，一九八七年，元月廿七日，二版。

註⑮ 同註②。

裝備武器時聲稱：「今後斷不會向共產國購買武器」，^⑩可見中共亦深悉「東協」成員國不會接納它的軍售。

再從它對泰國軍售在價值及付款期限，都屬特別優惠，頗有不夠成本的可能。至於此是否削價傾銷以廣招徠的行爲？因爲它既有上面所指的了解，亦斷不能視爲減價兜售俾便廣事推銷的商業行爲。很顯然，它向泰國軍售既以爭取泰國軍方的友誼爲主要目標，在其裝備武器使用及保養修護等技術方向，除泰國軍方派遣人員前往中國大陸接受操作技術等訓練外；則須由北平派送專人到泰國施訓，從而在泰國軍方培養出一批親中共幹員。

放眼今日泰國政情，雖早已實行民主政制，惟歷屆大選，都沒有任何政黨獲得下議院過半議席以組閣，便惟有拉攏軍方共同組成聯合內閣，藉以避免軍人趁多黨聯合內閣互爭權力而發動政變奪權，不過仍然經常出現軍人發動政變，雖都告流產，但軍人與政客之間，照樣時起爭端，野心勃勃的艾迪上將經由普瑞姆勒令退役後，接替其陸總職位的昭華利將軍，亦並不能與執政黨人水乳交融，軍人圍困前首相克立巴莫府邸鬧劇，便是出於軍人對文人的爭端，中共窺知此一佛教王國的軍人與政客之間，無法長久和平相處，促使槍桿子重新奪取政權，從軍人之中養成一批親北平的技術幹員，便可隨時鼓動軍人專政。

誠然，由中共哺育扶植而成的泰共，雖然北平爲籠絡泰國參加反霸陣線而切斷支援，迫使泰共親「華」派不得不紛紛棄械投誠，中共藉對泰軍售促使泰方必須由其訓練保養修護人員，但並不能亦不敢藉此使泰共親「華」派死灰復燃；由於泰國對這批投誠共黨份子，早已防範其另有圖謀，最近政府的「游騎兵」組織，遍佈於城鄉各地，^⑪更加迫使這批變色的赤色份子，無所用其技。何況泰國陸總昭華利將軍，乃以反共起家，一向被稱爲防共剿共的健將，對中共由軍售而爲泰方訓練修護保養人員，當然早有防阻其滲透陰謀的計劃，中共斷不會藉此作支援泰共親「華」派復活的圖謀。

(七) 軍售不致違背反霸陣線目標

北平對泰國武器援助及軍售，都在強調與曼谷軍事合作，聯手反擊越蘇的進侵。由於它所採的圍魏救趙戰略，即乘越軍侵棉而進攻越北，並未達成迫使河內在高棉撤軍的目標，它之所以自動拖槍而同，乃由於無法長期擔負龐大的戰費，不敢將艱苦籌集而來的實行「四化」資金，浪費於對越戰爭，繼後於爭取到「東協」加入反霸陣線，每當泰國遭受到越軍侵犯泰邊，泰方在忙於抵禦時，急盼它陳列於越邊的重兵再攻入越北以資應援，北平都只有口惠而實不至，原因亦即在此。

註⑩ 羅石圃，「印尼與蘇俄關係變化經緯之探索」，問題與研究，第廿一卷第八期，民國七十一年五月，第三八一—四六頁。

註⑪ 「和平之夢，攻心爲上」，時報新聞週刊，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版。

對泰國的軍援以及軍售，顯然都是爲了支援泰軍反擊越蘇。此即意圖促使泰國爲它從事代理戰爭，且可堵塞泰國少壯軍人歸怨曼谷將中越共之爭以泰棉邊境爲主戰場，乃惹火上身的口實，可謂對泰軍售意圖之一端。此外由於棉人抗越軍，都是以泰國邊陲山地爲主要基地，侵棉越軍每逢旱季攻勢時，都無視於楚河漢界，便是由於不入泰境追擊，即無法掃穴犁庭，泰國邊防部隊，面對越軍出動的蘇製坦克引導步砲兵聯手進攻，又苦於無法抵禦，尤其在泰國東北部的阿普瑞平原，最適宜於坦克的馳驅，而布蘭姆省山地，又經常遭到越軍的大砲轟擊，中共以坦克及大砲予泰軍，可以讓泰國保衛邊疆，實即爲棉人抗越軍——尤其是赤棉保存界外後方基地，這又是中共對泰軍售意圖的另外一環。

至於中共仿效蘇聯T五四型而加以改良的坦克，其效能究竟如何？是否青出於藍而能克制蘇製坦克。自中共有此產品後，既並未與蘇聯在戰場一較長短，於攻入越北時，在高山峻嶺的山地，又無法使用坦克馳驅，所以售予泰方，讓此改良型的坦克，與越軍所使用的蘇製坦克對壘，即可見其性能是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？這又是中共對泰軍售的另一意圖。北平藉對泰軍援及軍售，除取得泰國軍方的友誼外，就此培養伸入泰軍陣營中的武器修護保養人員，其意圖雖不致亦不敢協助泰共復活，這只是指親「華」派泰共而言。

中共對蘇越合夥支援的泰共，則必將協助泰國清剿或予以招降。至於親「華」派泰共則因受北平約制，而紛紛棄械投誠，結果反使親蘇派泰共乘機擴大活動，將先前標榜的以羣衆戰從城市包圍鄉村策略，一變而加上以槍桿子奪權，使「城市包圍鄉村」，及以「鄉村包圍城市」兩線並進。蘇聯且夥同河內以寮國鄰近泰邊的地區——那曲，爲泰共設立訓練中心，其軍訓課程：包括坦克、無後座力砲、高射砲等的使用訓練，此中有不少一向堅持槍口裏出政權的親「華」派泰共激進份子參加。經過宣誓背棄北平轉而效忠蘇聯以後，即可在寮國接受訓練。⑩很顯然，這批親蘇越的泰共，勢必俟機由越寮共軍爲它作前導，掩護其攻入泰邊，由於寮泰兩國僅有湄公河一衣帶水之隔，在泰國邊陲尚有不多適宜使用坦克作戰的平原，附近的山區，更宜攜帶後座力砲，顯示中共對泰國的軍售，亦含有援助泰軍抵禦親蘇越泰共的意圖。

(八) 結 論

回溯中共對越共從哺育扶植時期開始，即唯恐其親近蘇聯而對它反噬，一貫都是對越共採取包圍的策略，當「南解」被河內合併，又挾蘇援併寮侵棉後，北平即向「東協」推行反霸戰線，實即將脅制越南的包圍圈擴大，而泰國又是反霸陣線的關鍵，亦

註⑩ 羅石圃，「泰國面臨泰共新挑戰」，問題與研究，第廿六卷第二期，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，第四八—五六頁。

即李光耀所謂「東協」國家與蘇越對壘，泰國有如球賽的球門，當「東協」國家在反霸陣線出現裂痕時，泰國軍人少壯派亦歸咎中越共之爭，其熱戰戰場之所以不在中越邊境，而轉移到泰棉境邊大動干戈，乃由於曼谷當政者惹火上身而使然，從而有重開泰越經貿關係之言行。中共對泰軍援及軍售，其主要意圖，乃在籠絡泰方不讓其擺脫反霸陣線，且深悉泰國軍方的地位為一柱擎天。

中共的策略一向都是含有多目標的陰謀意圖，其對泰軍援、軍售，除本文上舉各種意圖而外，由於泰國在克立巴莫執政時，面對蘇聯支使越寮共對泰的威脅，特派副外長察猜春旺訪美求援，華府除欣然承諾繼續履行對泰協防義務外，且慨允協助泰國設立兵工廠，以生產械彈，其後遂有澳洲企業家偕同技術專家到曼谷，設立兵工廠。至於其產品種類，則未見諸報導。中共兵工廠所生產的武器裝備，既然受到泰國軍方青睞，且價格又偏低，隨軍售而伸入泰國的武器修護保養人員，亦必將受到泰國兵工廠重視而羅致，俾便以克難方式生產成品，更可讓它的爪牙深入泰軍的核心，這又是北平另一意圖。可見窮困的北平政權，對泰國的軍援、軍售，斷不會白白施捨及施惠。

(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特約研究員)

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

中共與宗教

本書由本中心中國大陸組召集人汪學文主編，本中心研究人員汪學文、朱文琳、邢國強、廖淑馨、江振昌、陳永生、葉禔英等合著；內容包括：共產主義者的宗教觀、中共的宗教政策、中共與天主教、中共與基督教、中共與佛教、中共與伊斯蘭教、中共與道教等。全書廿二萬字，計四〇〇頁。實售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，精裝二四〇元（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六元）。

郵政劃撥帳號：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

戶名：國際關係研究中心

地址：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

電話：九三九四九二一轉二二六